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

陈漱渝 主编

孙以年 编

上

透视柏杨

TOUSHIBALIYANG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
主编 陈漱渝

透视柏杨

孙以年 编

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透视柏杨/孙以年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4

(中国当代文化现象)

ISBN 7-80094-967-2

I. 透…

II. 孙…

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③书信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1622 号

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—2001—0837 号

透 视 柏 杨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0.25 字数 358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967-2/I·501

定 价:88.00 元(上中下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

——对名作家柏杨生平的个人透视

唐德刚^①

作为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，从大学时代开始，笔者便一直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“转型史”。在政治制度上，我们要从三千年未变的帝王专制制度，“转”向今后三千年也不会有本质上变动的民主政治制度。这是个历史上的必然；是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逆转的历史上的必然。只是这个转型运动，有两个严重的属性：（一）它是一转百转的。这种政治制度一旦转变，其他社会文化制度，也随之转变，随之或前或后作不同速度的转变，以相配

^① 唐德刚，1920年生，中央大学毕业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，历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系系主任等。

合。(二)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变，需时至少二百年。同时这项转型，不是我国文化中自动发生的。它是在西方强势文化挑战之下，被迫发动的。发动的契机便是鸦片战争（1839—1942）。这项转变即经发动，它就强迫了我们千年不变的文明，走上十年一变的大动荡时代。这一动荡时代至少要延续至两百年之久。换言之，就从1840年前后，一直延长至下一世纪2040年代，中国才会恢复安定，成为今后世界上一个超级强权的民主大国！因此这一动的两百年，笔者姑名之曰“历史三峡”。

历史三峡中过峡的英雄好汉

这个历史三峡是惊涛骇浪的；通过这个三峡的亿万渡客，在惊涛骇浪之中，浪打船翻，也是死人如麻的。因此今日在座的听众，和不在座的读者，也都是三峡中的渡客。今年六十岁以下的渡客，或可在四十年后，享受点民主中国的盛世；六十以上的人就只有在峡中，度其余生了。

我们这些亿万的客群中，当然多的是名儒硕彦，和英雄好汉。但是三峡不是桃花源。通过

这一惊涛骇浪，几人欢喜几人愁，纵是天大的英雄，每人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本文的主旨，便是想翻翻当代名家柏杨郭衣洞先生那本难念的经。做点个案研究。见微知著，利用微观史学的法则，看看这位作家在历史舞台上所表演的一场极其精彩的悲喜闹剧。一叶知秋，这一时代的文化转型史的实况，吾人由于对柏杨的探讨，或可略窥其余。

受晚娘迫害的小动物

柏杨的生平，在他呱呱坠地之日始，便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标准化的形象——他是受“晚娘”虐待的一个小孤儿。“晚娘”是我国传统社会里一桩极可怕，却最标准的一种“建制”。传统中国由于医药落后，产妇死亡率之高是惊人的；产妇即死而留下幸存的孤儿，纵在富厚，富贵之家，这无母孤儿也是人间之至惨也。如果这孤儿又家境贫寒，再加个泼辣的晚娘，那这小动物的可悲，就禽兽之不如了。最惨的还是他的天真无知和无告。其终生不灭的心灵上所受的创伤，实百十倍于体质上所受的虐待。这种可怜的

小动物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数量，应该以“万”为基数吧。三千年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一波一波的出现，未稍息也。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渡出来的人，耳闻目睹，亦未尝尽也。民间舞台和说部上的故事，就更是说不完的了。可是这批小动物，在三千年国史中，该有几千万人，却基本上是个无声无息的盲哑集团。社会国家对他们一贯是无视无闻；他们对这社会，也无怨无艾。这桩人世间最足牵人魂魄的悲惨的社会现象，就任凭它无声无息地的重复几千万遍，而被视为当然，这是什么样的文明社会呢？老实说，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，在这方面就人道多矣。——想不到郭衣洞柏杨，这位不世出的名作家竟然是这样一个“小动物”的出身。他在晚年竟能以最生动的笔墨，把这宗极可悲的社会惨剧描写出来。吾翻阅《柏杨回忆录》（也是一部中文的《块肉余生述》吧）至此，而掩卷不忍卒读，甚至情难自己，而凄然垂涕。吾非为柏杨个人悲，我为中国社会上，中国历史上，千千万万，无知无告的小动物而垂涕也。个人不学，不知《四库总目》中，亦可查出若干类似著作否？如果没有，那末

柏杨也就是这类千千万万，无知无告的小动物的，惟一的历史家和发言人了。柏杨自己可能尚无此自觉也；他的亲柏反柏两大读者集团，可能亦见未及此也。但这却是中国传统社会里，任谁也否定不了的一桩社会史实；未经过社会史家详细著录的社会史实，而柏杨著录之也。

幼年不幸安知非福

心理学家都知道，在这种心理背景成长出来的青少年，往往都具有强烈的爱憎之心。他将成为一个走极端的人物：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；不能五鼎食，就应五鼎烹；生不能流芳千古，死后就应遗臭万年……总之他不是个你我一样的“常人”。他是个敢作敢为，拿得起放得下的“非常人”。他那惨烈的幼年锤炼，就锤炼出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个性。要顶子红；就不要怕颈子红；砍掉头碗大疤，怕个什么？当然这只是那些幸运而有智慧的孤儿。逃不出这一关的小动物就不忍卒言了。

朋友，我们这个社会国家；我们这部《二十五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便是这种“非常人”，率领

我们（你和我）这种千千万万，畏首畏尾的“常人”制造出来的。——我不是说，所有的“非常人”，都是幼年时被“晚娘”虐待出来的。“他们”之所以能变成“我们”的“领导”；变成我们的“首长”、“导师”、“舵手”……主客观的条件多着呢。毛主席的母亲便是一位慈母。但是毛公那种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”的个性，可能便是他那位严厉的父亲，一拳一脚揍出来的。他老人家后来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最乐的人生观，可能也就是在青少年期，“与父斗”开始的。

第一个丑陋的中国人

君不见，柏杨晚年曾有名著：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这就是一本常人所不为，不敢为，也不愿为，而却有高度说服性的名著。据柏杨自道，和他人的转述，在他的游美期间，群集爱荷华的热情信徒们，正欢聚一堂，提耳恭听，这位万里外从祖国飞来的教主，宣扬中华文化是如何的博大精深，以便照本宣科，好向洋朋友、洋邻居、洋同事、洋学生、洋女友炫耀一番。想不到所听见

的却是对“丑陋中国人”的一场诋骂！骂得众信徒，个个黯然神伤，垂头丧气；骂得在场的洋听众也丧魂落魄；有的也掩口窃笑，不能自己。而讲演者柏老，却振振有辞，意犹未尽！坐在他对面的，正是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流落在海外的丑陋的代表！

朋友，你说柏杨疯了。六七十岁的人了，还不通人情世故。怎能在热情的欢迎群众之前，大骂其“你们都丑陋不堪”呢？可是诸位如有认真读闲书的习惯，你就知道没啥稀奇。据婴儿心理学的记载，一般婴儿，尤其是男婴，都有恋母情结，他认为人世上最美的，最善的，最真的，最可爱的，就是经常抱着、吻他的那个叫她“妈妈”的女人。

柏杨记忆中的幼年，身边也有他叫“妈”的女人。但是这个“妈”既不抱他，也不吻他。动不动还要打他，扭他，骂他，非理性的虐待他。她呢，既无真，又不善（连伪善也没），更无美。相反的，她显得丑陋不堪，而她却是他的“妈”。因此在柏杨的经验里，他八十年的生活史中，他所接触的第一个“中国人”，他叫“妈”的中国

人，就是个“最丑陋的中国人”。在柏杨的经验里，连个最可爱的“妈妈”，都是个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你我是老几？坐在柏杨对面，能自觉“我比城北徐公美”？！

丑陋不是事实？

朋友，别泄气，更别生气。你我在柏杨的眼光里，都是丑陋不堪的“丑陋的中国人”。我们这十二亿华裔同胞里（甚至包括数万，甚或数十万，以身上有中国血液为耻的台独“好台”们，注意他们已不再是“好汉”），很多英雄好汉，都自觉甚美。其实我们也确是一批柏杨所谓“酱缸文化”泡出来的狗熊，坏汉，其丑无比。我们的英雄好汉们（包括“好台”们），何不自我检讨，何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何等样人，是美还是丑？

余读柏杨书，从最原始的“酱缸文化”开始，到最近的论丑陋之文，朋友，不瞒你说，甚不是滋味也。原因很简单：余亦“中国人”也。对镜自窥，竟若是其“丑陋”乎？然余细读德裔汉学家周裕耕博士（Dr. Jurgen Ritter）的博士

论文的汉译本《酱缸》（墨勤译，1989年，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），不无感慨也。不才尝为博士生导师也。面对此以柏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博士论文，将如何置评呢？鸡蛋里找骨头，小问题挑剔不尽也。但是涉及它的基本问题，柏杨所提的酱缸文明中，丑陋的一面，难道不是事实？我们文化里有欠人道的野蛮的一面，我们无法否认也！五四时代的启蒙大师们，抓着“小脚”和“辫子”，便大做其文章，说我们的传统的文明是如何如何地野蛮，连这个最不人道的“缠足”，也容忍了一千余年而毫无异辞！朋友，您还不知道，我们传统文明里，有一种叫做“人菜”呢。王渔洋的《池北偶谈》就记过这一人菜的故事，说在人吃人的饥荒年代，狠心的丈夫或父亲，往往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当成猪豕一样的家畜，绑起来给人铺，让顾客们论斤购买食用呢！——你能说我们传统文明的“孔孟之道”，是如何伟大？

以上所举只是些具体小事例，已把我们的传统文明弄得丑陋不堪，至于那些视而不见的社会习俗之丑陋，就书之不尽了。大的如“脏唐臭

汉”中皇族的恶行；职业官僚中，逢迎和吹拍的丑事。小的如孙中山先生告诫华侨不能“随地吐痰，当众放屁”的恶习，都丑陋不堪呢，而我们视为当然者，数千年！你我“中国人”，还有脸皮自炫，我们传统文明是如何之美？！——这些都是一些任何“中国人”，所无法否认的具体事实。

在民国史上，有些口口声要发扬固有文明，提倡“读经”的文人和军阀，你去查查他们妻妾成群，贪赃枉法的私生活，却没一个例外，都是“丑陋”不堪的。这些都是绝对的事实？因此我们那位，目光锐敏，观察深入的柏杨，一旦接触了现代基督文明，和彬彬有礼的现代西方社会，两相对照，就看出我们自己是如何丑恶了。——愤激的心情，再加上个尖刻文笔，扒起粪来，蛆虫毕露，被揭发者，衔恨人骨，就要置这很尖刻的扒粪作家于死地；而好之者，喜其入木三分，痛快淋漓，就逐渐形成个无形的柏杨主义的文化圈了。结果就对立统一，永远难解难分了。誉满天下，谤亦随之；恨满中国，爱遍世界。这就是柏杨先生在前述的三峡舟中，所扮演的一场悲喜

剧的基本性质。

“酱缸”中国人无专利权

但是我们这些写历史的，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们，对柏杨主义和由柏杨主义引申的博士论文，有没有若干评语，批语呢？这是任何博士论文都是免不了的一关。

首先，周裕耕这篇博士论文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未能掌握好比较史学的法则。柏杨所揭发的“酱缸文明”，是否是中国文明所独有呢？西方固有文明，是否也是个“酱缸”呢？我们这些教授世界史，和比较文化史的教师，所能提出的粗浅的答案，是中国史家对这个大“酱缸”无专利权。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。站在“现代阶段”这一高坡之上，回看过去历史，则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，无一而非酱缸也。

先看看所谓“西方”。古希腊罗马那个残酷的“奴隶制”，就是个大酱缸。这个大酱缸，我国社会发展史上，反而没有。我们有少数奴隶（Slaves）而无奴隶制（Slavery）。两相比较，我们的酱缸还是个“比较好的制度”（a better sys-

tem) 呢！

再看看中古西方。文艺复兴史家，叫它做“大黑暗时代”。那个万能的上帝在大黑暗时代所制造的酱缸；也远比我们皇帝造的酱缸，污染更甚呢！说来话长，限于篇幅，无法详谈。

再看看回教文明和印度文明。有次有位信仰印度教的教授，在我们亚洲史班上，为印度的烧寡妇、杀新娘（因妆奁不足）的传统陋习作辩护，我就曾公开地教训过他。因为我和我的学生，对印度那个大酱缸，实在无法忍受。

重复一句，站在“现代文明”这个立场，回看“古代文明”和“中古文明”，则没有哪个“民族文化”不是个大酱缸。今日我们这个亚非拉第三世界之可悲，便是我们把“中古文明”给无限期延长了。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“现代文明”的阶段。柏杨他老人家，今日是站在“现代西方文明”这个高坡上，回看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古文明的中国传统文明，则我们的传统文明就是个大酱缸了。

西方白种人的神气是他们已摆脱“中古文明”，已将近五百年了。而我们今日还在中古文

明的边缘打转，怎能不令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先生生气呢？周裕耕博士把柏杨思想未搞通，而误以为中国文明是次等文明，是酱缸文明，只有基督教文明才是上等文明，才是救人救世的文明。搞历史不知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；搞比较史学，不知分阶段比较，而囫圇吞枣的比较之，那末博士论文就要发还重作了。

过分自尊，过分自卑，都有不是

笔者个人数十年来，在大学课堂里，在不同的拙著里，和与各不同学科的朋友们辩论里，就曾不断地强调，搞比较文化一定要分阶段：以古代比古代；以中古比中古；以近代比近代。因为文化是个活的有机体。他在不断成长，不断变化之中。所以我们不能囫圇吞枣地说：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；中国艺术不如西方艺术；中国建筑不如西方建筑；中国音乐不如西方音乐；中医不如西医；中国人的公德心不如西方人的公德心等等。这样一说，则中国文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甚至存在的必要了。

因此我们只能说：现代中国音乐远不如现代

西方音乐；中古时代的西方音乐，就远不如中古时代的中国音乐。现代的中国科学，远不如现代西方的科学；古代和中古的西方科学，就远不如古代和中古的中国科学（西方科学史权威李约瑟教授就是如此说的）。学术如此，人类的社会行为，和道德生活亦然，因为文化是个活的东西。它有兴衰，有起伏，有健康时代，也有生病时代，甚至兴衰嬗递，且有其周期性，不可以偏概全。

所以如果由于我们有个辉煌的去。 “好汉只说当年勇”，便大吹中国文化是如何博大精深，西方的毛子们，哪能和我们相比。说这种话的好汉，不是个糊涂的满清遗老，便是个无知的民国军阀，自以为是。

相反的我们如果由于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，我们的中古文明被不幸地延长了，现代文明的出现被一再的耽误了，就把我们长至五千年的古文明鄙弃了，那也就是因噎废食，绝望地在牛棚之内“畏罪自杀”；自以为非了。——二者都有不是！

“王八蛋，侮辱领袖！妈的，我揍你！”

可是人类原是一种最复杂的动物；人类的社